# 晉書/卷0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一 ◄

晉書
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

► 卷八十三

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沈 習鑿齒 徐廣

## 陳壽

陳壽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漢人也。少好學，師事同郡譙周，仕蜀為觀閣令史。宦人黃皓專弄威權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壽獨不為之屈，由是屢被譴黜。遭父喪，有疾，使婢丸藥，客往見之，鄉黨以為貶議。及蜀平，坐是沈滯者累年。司空張華愛其才，以壽雖不遠嫌，原情不至貶廢，舉為孝廉，除佐著作郎，出補陽平令。撰《蜀相諸葛亮集》，奏之。除著作郎，領本郡中正。撰魏、吳、蜀《三國志》，凡六十五篇。時人稱其善敘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時著《魏書》，見壽所作，便壞己書而罷。張華深善之，謂壽曰：「當以《晉書》相付耳。」其為時所重如此。或云丁儀、丁冓有盛名于魏，壽謂其子曰：「可覓千斛米見與，當為尊公作佳傳。」丁不與之，竟不為立傳。壽父為馬謖參軍，謖為諸葛亮所誅，壽父亦坐被髡，諸葛瞻又輕壽。壽為亮立傳，謂亮將略非長，無應敵之才，言瞻惟工書，名過其實。議者以此少之。

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，荀勖忌華而疾壽，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。辭母老不就。杜預將之鎮，復薦之於帝，宜補黃散。由是授御史治書。以母憂去職。母遺言令葬洛陽，壽遵其志。又坐不以母歸葬，竟被貶議。初，譙周嘗謂壽曰：「卿必以才學成名，當被損折，亦非不幸也。宜深慎之。」壽至此，再致廢辱，皆如周言。後數歲，起為太子中庶子，未拜。

元康七年，病卒，時年六十五。梁州大中正、尚書郎范頠等上表曰：「昔漢武帝詔曰：『司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書。』使者得其遺書，言封禪事，天子異焉。臣等案：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《三國志》，辭多勸誡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風化，雖文豔不若相如，而質直過之，願垂採錄。」於是詔下河南尹、洛陽令，就家寫其書。壽又撰《古國志》五十篇、《益都耆舊傳》十篇，餘文章傳於世。

## 王長文

王長文，字德睿，廣漢郪人也。少以才學知名，而蕩不羈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州辟別駕，乃微服竊出，舉州莫知所之。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。刺史知其不屈，禮遣之。閉門自守，不交人事。著書四卷，擬《易》，名曰《通玄經》，有《文言》、《卦象》，可用卜筮，時人比之揚雄《太玄》。同郡馬秀曰：「揚雄作《太玄》，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。晚遭陸績，玄道遂明。長文《通玄經》未遭陸績、君山耳。」

太康中，蜀土荒饉，開倉振貸。長文居貧，貸多，後無以償。郡縣切責，送長文到州。刺史徐幹舍之，不謝而去。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。或問：「前不降志，今何為屈？」長文曰：「祿以養親，非為身也。」梁王肜為丞相，引為從事中郎。在洛出行，輒著白旃小車以載車，當時異焉。後終於洛。

## 虞溥

虞溥，字允源，高平昌邑人也。父秘，為偏將軍。鎮隴西。溥從父之官，專心墳籍。時疆場閱武，人爭視之，溥未嘗寓目。郡察孝廉，除郎中，補尚書都令史。尚書令衛瓘、尚書褚䂮竝器重之。溥謂瓘曰：「往者金馬啓符，大晉應天，宜復先王五等之制，以綏久長。不可承暴秦之法，遂漢魏之失也。」瓘曰：「歷代歎此，而終未能改。」

稍遷公車司馬令，除鄱陽內史。大修庠序，廣詔學徒，移告屬縣曰：「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。情定于內而行成於外，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，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，積善則習與性成。唐虞之時，皆比屋而可封，及其廢也，而雲可誅，豈非化以成俗，教移人心者哉！自漢氏失御，天下分崩，江表寇隔，久替王教，庠序之訓，廢而莫修。今四海一統，萬里同軌，熙熙兆庶，咸休息乎太和之中，宜崇尚道素，廣開學業，以贊協時雍，光揚盛化。」乃具為條制。於是至者七百餘人。溥乃作誥以奬訓之，曰：

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，年盛志美，始涉學庭，講修典訓，此大成之業，立德之基也。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，故始學者不好也。及至期月，所觀彌博，所習彌多，日聞所不聞，日見所不見，然後心開意朗，敬業樂群，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，至道之入神也。故學之染人，甚于丹青。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，未見久學而渝者也。

夫工人之染，先修其質，後事其色，質修色積，而染工畢矣。學亦有質，孝悌忠信是也。君子內正其心，外修其行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，文質彬彬，然後為德。夫學者不患才不及，而患志不立，故曰希驥之馬，亦驥之乘，希顏之徒，亦顏之倫也。又曰契而舍之，朽木不知；契而不舍，金石可虧。斯非其效乎！

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，體閑庠序之訓，比及三年，可以小成。而令名宣流，雅譽日新，朋友欽而樂之，朝士敬而歎之。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，不亦美乎！若乃含章舒藻，揮翰流離，稱述世務，探賾究奇，使楊斑韜筆，仲舒結舌，亦惟才所居，固無常人也。然積一勺以成江河，累微塵以崇峻極，匪至匪勤，理無由濟也。諸生若絕人間之務，心專親學，累一以貫之，積漸以進之，則亦或遲或速，或先或後耳，何滯而不通，何遠而不至邪！

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，溥曰：「君子行禮，無常處也，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而行禮於大樹之下。況今學庭庠序，高堂顯敞乎！」

溥為政嚴而不猛，風化大行，有白烏集於郡庭。注《春秋》經、傳，撰《江表傳》及文章詩賦數十篇。卒于洛，時年六十二。子勃，過江上《江表傳》於元帝，詔藏于秘書。

## 司馬彪

司馬彪，字紹統，高陽王睦之長子也。出後宣帝弟敏。少篤學不倦，然好色薄行，為睦所責，故不得為嗣，雖名出繼，實廢之也。彪由此不交人事，而專精學習，故得博覽群籍，終其綴集之務。初拜騎都尉。泰始中，為秘書郎，轉丞。注《莊子》，作《九州春秋》。以為「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，載善惡以為沮勸，撮教世之要也。是以《春秋》

不修，則仲尼理之；《關雎》既亂，則師摯修之。前哲豈好煩哉？蓋不得已故也。漢氏中興，訖于建安，忠臣義士亦以昭著，而時無良史，記述煩雜，譙周雖已刪除，然猶未盡，安順以下，亡缺者多。」彪乃討論眾書，綴其所聞，起于世祖，終於孝獻，編年二百，錄世十二，通綜上下，旁貫庶事，為紀、志、傳凡八十篇，號曰《續漢書》。

泰始初，武帝親祠南郊，彪上疏定議，語在《效祀志》。後拜散騎侍郎。惠帝末年卒，時所六十餘。

初，譙周以司馬遷《史記》書周秦以上，或采俗語百家之言，不專據正經，周於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憑舊典，以糾遷之謬誤。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，條《古史考》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，多據《汲塚紀年》之義，亦行於世。

王隱

王隱，字處叔，陳郡陳人也。世寒素。父銓，曆陽令，少好學，有著述之志，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，未就而卒。隱以儒素自守，不交勢援，博學多聞，受父遺業，西都舊事多所諳究。

建興中，過江，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。納好博弈，每諫止之。納曰：「聊用忘憂耳。」隱曰：「蓋古人遭時，則以功達其道；不遇，則以言達其才，故否泰不窮也。當今晉未有書，天下大亂，舊事蕩滅，非凡才所能立。君少長五都，游宦四方，華夷成敗皆在耳目，何不述而裁之！應仲遠作《風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論》，蔡伯喈作《勸學篇》，史遊作《急就章》，猶行於世，便為沒而不朽。當其同時，人豈少哉？而了無聞，皆由無所述作也。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，《易》稱自強不息，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，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」納喟然歎曰：「非不悅子道，力不足也。」乃上疏薦隱。元帝以草創務殷，未遑史官，遂寢不報。

太興初，典章稍備，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，令撰晉史。豫平王敦功，賜爵平陵鄉侯。時著作郎虞預私撰《晉書》，而生長東南，不知中朝事，數訪於隱，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，所聞漸廣。是後更疾隱，形於言色。預既豪族，交結權貴，共為朋黨，以斥隱，竟以謗免，黜歸於家。貧無資用，書遂不就，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。亮供其紙筆，書乃得成，詣闕上之。隱雖好著述，而文辭鄙拙，蕪舛不倫。其書次第可觀者，皆其父所撰；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，隱之作也。年七十餘，卒於家。

隱兄瑚，字處仲。少重武節，成都王穎舉兵向洛，以為冠軍參軍，積功，累遷遊擊將軍，與司隸滿奮、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，以衛宮掖。時上官已縱暴，瑚與奮等共謀除之，反為所害。

## 虞預

虞預，字叔甯，征士喜之弟也，本名茂，犯明穆皇后母諱，故改焉。預十二而孤，少好學，有文章。余姚風俗，各有朋黨，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，欲使沙汰穢濁。預書與其從叔父曰：「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，便應委質，則當親事，不得徒已。然預下愚，過有所懷。邪党互瞻，異同蜂至，一旦差跌，眾鼓交鳴。毫釐之失，差以千里，此古人之炯戒，而預所大恐也。」卒如預言，未半年，遂見斥退。

太守庾琛命為主簿，預上記陳時政所失，曰：「軍寇以來，賦役繁數，兼值年荒，百姓失業，是輕徭薄斂，寬刑省役之時也。自頃長吏輕多去來，送故迎新，交錯道路。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，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。窮奢竭費謂之忠義，省煩從簡呼為薄俗，轉相放效，流而不反，雖有常防，莫肯遵修。加以王途未夷，所在停滯，送者經年，永失播植。一夫不耕，十夫無食，況轉百數，所妨不訾。愚謂宜勒屬縣，若令、尉先去官者，人船吏侍皆具條列，到當依法減省，使公私允當。又今統務多端，動加重制，每有特急，輒立督郵。計今直兼三十餘人，人船吏侍皆當出官，益不堪命，宜復減損，嚴為之防。」琛善之，即皆施行。太守紀瞻到，預復為主簿，轉功曹史。察孝廉，不行。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、參軍庾亮等薦預，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。遭母憂，服竟，除佐著作郎。

太興二年，大旱，詔求讜言直諫之士，預上書諫曰：

大晉受命，於今五十餘載。自元康以來，王德始闕，戎翟及於中國，宗廟焚為灰燼，千里無煙爨之氣，華夏無冠帶之人，自天地開闢，書籍所載，大亂之極，未有若茲者也。

陛下以聖德先覺，超然遠鑒，作鎮東南，聲教遐被，上天眷顧，人神贊謀，雖云中興，其實受命，少康、宣王誠未足喻。然《南風》之歌可著，而陵遲之俗未改者，何也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，得才之術在於抽引。苟其可用，仇賤必舉。高宗、文王思佐發夢，拔岩徒以為相，載釣老而師之。下至列國，亦有斯事，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，魏式幹木而秦兵退舍。今天下雖弊，人士雖寡，十室雖寡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世不

乏驥，求則可致。而束帛未賁於丘園，蒲輪頓轂而不駕，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闕者也。

預以寇賊未平，當須良將，又上疏曰：

臣聞承平之世，其教先文，撥亂之運，非武不克；故牧野之戰，呂望杖鉞；淮夷作難，召伯專征；玁狁為暴，衛霍長驅。故陰陽不和，擢士為相；三軍不勝，拔卒為將。漢帝既定天下，猶思猛士以守四方；孝文志存鉅鹿，馮唐進說，魏尚復守。《詩》稱「赳赳武夫，公侯幹城」，折沖之佐，豈可忽哉！況今中州荒弊，百無一存，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，即寇竊之幸脫。陛下登阼，威暢四遠，故令此等反善向化。然狼子獸心，輕薄易動，羯虜未殄，益使難安。周撫、陳川相系背叛；徐龕驕黠，無所拘忌，放兵侵掠，罪已彰灼。

昔葛伯違道，湯獻之牛；吳濞失禮，錫以几杖，惡成罪著，方復加戮。龕之小丑，可不足滅。然豫備不虞，古之善教，矧乃有虞，可不為防！為防之術，宜得良將。將不素簡，難以應敵。壽春無鎮，祖逖孤立，前有勁虜，後無系援，雖有智力，非可持久。願陛下諮之群公，博舉於眾。若當局之才，必允其任，則宜獎厲，使不顧命。旁料冗猥。或有可者，厚加寵待，足令忘身。昔英布見慢，恚欲自裁，出觀供置，然後致力。禮遇之恩，可不隆哉！

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，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；然匹夫婺婦猶有憂國之言，況臣得廁朝堂之末，蒙冠帶之榮者乎！

轉琅邪國常侍，遷秘書丞、著作郎。

咸和初，夏旱，詔眾官各陳致雨之意。預議曰：

臣聞天道貴信，地道貴誠。誠信者，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，人君所以保乂黎蒸。是以殺伐擬於震電，推恩象于雲雨。刑罰在於必信，慶賞貴於平均。臣聞間者以來，刑獄轉繁，多力者則廣牽連逮，以稽年月；無援者則嚴其檟楚，期於入重。是以百姓嗷然，感傷和氣。臣愚以為輕刑耐罪，宜速決遣，殊死重囚，重加以請。寬徭息役，務遵節儉，砥礪朝臣，使各知禁。

蓋老牛不犧，禮有常制，而自頃眾官拜授祖贈，轉相誇尚，屠殺牛犢，動有十數，醉酒流湎，無復限度，傷財敗俗，所虧不少。

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，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，楚國無災，莊王是懼。盛德之君，未嘗無眚，應以信順，天佑乃隆。臣學見淺暗，言不足采。

從平王含，賜爵西鄉侯。蘇峻作亂，預先假歸家，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。峻平，進爵平康縣侯，遷散騎侍郎，著作如故。除散騎常侍，仍領著作。以年老歸，卒於家。

預雅好經史，憎疾玄虛，其論阮籍裸袒，比之伊川被髮，所以胡虜遍於中國，以為過衰周之時。著《晉書》四十餘卷、《會稽典錄》二十篇、《諸虞傳》十二篇，皆行於世。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。

孫盛

孫盛，字安國，太原中都人。祖楚，馮翊太守。父恂，潁川太守。恂在郡遇賊，被害。盛年十歲，避難渡江。及長，博學，善言名理。于時殷浩擅名一時，與抗論者，惟盛而已。盛嘗詣浩談論，對食，奮擲塵尾，毛悉落飯中，食冷而復暖者數四，至暮忘餐，理竟不定。盛又著醫卜及《易象妙於見形論》，浩等竟無以難之，由是遂知名。

起家佐著作郎，以家貧親老，求為小邑，出補瀏陽令。太守陶侃請為參軍。庾亮代侃，引為征西主簿，轉參軍。時丞相王導執政，亮以元舅居外，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，導、亮頗懷疑貳。盛密諫亮曰：「王公神情朗達，常有世外之懷，豈肯為凡人事邪！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。」亮納之。庾翼代亮，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，尋遷廷尉正。會桓溫代翼，留盛為參軍，與俱伐蜀，軍次彭模，溫自以輕兵入蜀，盛領羸老輜重在後，賊數千忽至，眾皆遑遽。盛部分諸將，並力距之，應時敗走。蜀平，賜爵安懷縣侯，累遷溫從事中郎。從入關平洛，以功進封吳昌縣侯，出補長沙太守。以家貧，頗營資貨，部從事至郡察知之，服其高名而不劾之。盛與溫箋，而辭旨放蕩，稱州遣從事觀采風聲，進無威鳳來儀之美，退無鷹鸇搏擊之用，徘徊湘川，將為怪鳥。溫得盛箋，復遣從事重案之，髣私錄籍，檻車收盛到州，舍而不罪。累遷秘書監，加給事中。年七十二卒。

盛篤學不倦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釋卷。著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晉陽秋》，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。《晉陽秋》詞直而理正，咸稱良史焉。既而桓溫見之，怒謂盛子曰：「枋頭

誠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說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關君門戶事。」其子遽拜謝，謂請刪改之。時盛年老還家，性方嚴有軌憲，雖子孫白，而庭訓愈峻。至此，諸子乃共號泣稽顙，請為百口切計。盛大怒。諸子遂爾改之。盛寫兩定本，寄于慕容俊。太元中，孝武帝博求異聞，始於遼東得之，以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書遂兩存。子潛、放。

子潛、放

潛字齊由，為豫章太守。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，潛時在郡，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，固辭不就，以憂卒。

放字齊莊，幼稱令慧。年七八歲，在荊州，與父俱從庾亮獵，亮謂曰：「君亦來邪？」應聲答曰：「無小無大，從公於邁。」亮又問：「欲齊何莊邪？」放曰：「欲齊莊周。」亮曰：「不慕仲尼邪？」答曰：「仲尼生而知之，非希企所及。」亮大奇之，曰：「王輔嗣弗過也。」庾翼子爰客嘗候盛，見放而問曰：「安國何在？」放答曰：「庾稚恭家。」爰客大笑曰：「諸孫太盛，有兒如此也！」放又曰：「未若諸庾翼翼。」既而語人曰：「我故得重呼奴父也。」終於長沙相。

干寶

干寶，字令升，新蔡人也。祖統，吳奮武將軍、都亭侯。父瑩，丹陽丞。寶少勤學，博覽書記，以才器召為著作郎。平杜弢有功，賜爵關內侯。

中興草創，未置史官，中書監王導上疏曰：「夫帝王之跡，莫不必書，著為令典，垂之無窮。宣皇帝廓定四海，武皇帝受禪于魏，至德大勳，等蹤上聖，而紀傳不存於王府，德音未被乎管弦。陛下聖明，當中興之盛，宜建立國史，撰集帝紀，上敷祖宗之烈，下紀佐命之勳，務以實錄，為後代之准，厭率土之望，悅人神之心，斯誠雍熙之至美，王者之弘基也。宜備史官，敕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。」元帝納焉。寶於是始領國史。以家貧，求補山陰令，遷始安太守。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，遷散騎常侍，著《晉紀》，自宣帝迄於潛帝五十三年，凡二十卷，奏之。其書簡略，直而能婉，咸稱良史。

性好陰陽術數，留思京房、夏侯勝等傳。寶父先有所寵侍婢，母甚妒忌，及父亡，母乃生推婢於墓中。寶兄弟年小，不之審也。後十餘年，母喪，開墓，而婢伏棺如生，載還，經日乃蘇。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，恩情如生，在家中吉凶輒語之，考校悉驗，地

中亦不覺為惡。既而嫁之，生子。又寶兄嘗病氣絕，積日不冷，後遂悟，雲見天地間鬼神事，如夢覺，不自知死。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。名為《搜神記》，凡三十卷。以示劉惔，惔曰：「卿可謂鬼之董狐。」寶既博采異同，遂混虛實，因作序以陳其志曰：

雖考先志於載籍，收遺逸于當時，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，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！衛朔失國，二傳互其所聞；呂望事周，子長存其兩說，若此比類，往往有焉。從此觀之，聞見之難一，由來尚矣。夫書赴告之定辭，據國史之方策，猶尚若茲，況仰述千載之前，記殊俗之表，綴片言于殘闕，訪行事於故老，將使事不二跡，言無異途，然後為信者，固亦前史之所病。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，學士不絕誦覽之業，豈不以其所失者小，所存者大乎！今之所集，設有承於前載者，則非餘之罪也。若使採訪近世之事，苟有虛錯，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。及其著述，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。

群言百家不可勝覽，耳目所受不可勝載，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，成其微說而已。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，有以遊心寓目而無尤焉。

寶又為《春秋左氏義外傳》，注《周易》、《周官》凡數十篇，及雜文集皆行於世。

## 鄧粲

鄧粲，長沙人。少以高潔著名，與南陽劉驎之、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，並不應州郡辟命。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，粲嘉其好賢，乃起應召。驎之、尚公謂之曰：「卿道廣學深，眾所推懷，忽然改節，誠失所望。」粲笑答曰：「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。夫隱之為道，朝亦可隱，市亦可隱。隱初在我，不在於物。」尚公等無以難之，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，後患足疾，不能朝拜，求去職，不聽，令臥視事。後以病篤，乞骸骨，許之。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，著《元明紀》十篇，注《老子》，並行於世。

## 謝沈

謝沈，字行思，會稽山陰人也。曾祖斐，吳豫章太守。父秀，吳翼正都尉。沈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博學多識，明練經史。郡命為主簿、功曹，察孝廉，太尉郗鑒辟，並不就。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，以母老去職。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，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，皆不就。閒居養母，不交人事，耕耘之暇，研精墳籍。康帝即位，朝議疑七廟迭毀，乃

以太學博士徵，以質疑滯。以母憂去職。服闋，除尚書度支郎。何充、庾冰並稱沉有史才，遷著作郎，撰《晉書》三十餘卷。會卒，時年五十二。沉先著《後漢書》百卷及《毛詩》、《漢書外傳》，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。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。

## 習鑿齒

習鑿齒，字彥威，襄陽人也。宗族富盛，世為鄉豪。鑿齒少有志氣，博學洽聞，以文筆著稱。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，江夏相袁喬深器之，數稱其才于溫，轉西曹主簿，親遇隆密。

時溫有大志，追蜀人知天文者至，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。答曰：「世祀方永。」疑其難言，乃飾辭云：「如君言，豈獨吾福，乃蒼生之幸。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，必有小小厄運，亦宜說之。」星人曰：「太微、紫微、文昌三宮氣候如此，決無憂虞。至五十年外不論耳。」溫不悅，乃止。異日，送絹一匹、錢五千文以與之。星人乃馳詣鑿齒曰：「家在益州，被命遠下，今受旨自裁，無由致其骸骨。緣君仁厚，乞為標碣棺木耳。」鑿齒問其故，星人曰：「賜絹一匹，令僕自裁，惠錢五千，以買棺耳。」鑿齒曰：「君幾誤死！君嘗聞前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？此以絹戲君，以錢供道中資，是聽君去耳。」星人大喜，明便詣溫別。溫問去意，以鑿齒言答。溫笑曰：「鑿齒憂君誤死，君定是誤活。然徒三十年看儒書，不如一詣習主簿。」

累遷別駕。溫出征伐，鑿齒或從或守，所在任職，每處機要，蒞事有績，善尺牘論議，溫甚器遇之。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、伏滔等並相友善，後使至京師。簡文亦雅重焉。既還，溫問：「相王何似？」答曰：「生平所未見。」以此大忤溫旨，左遷戶曹參軍。時有桑門釋道安，俊辯有高才，自北至荊州，與鑿齒初相見。道安曰：「彌天釋道安。」鑿齒曰：「四海習鑿齒。」時人以為佳對。

初，鑿齒與其二舅羅崇、羅友俱為州從事。及遷別駕，以坐越舅右，屢經陳請。溫後激怒既盛，乃超拔其二舅，相繼為襄陽都督，出鑿齒為滎陽太守。溫弟秘亦有才氣，素與鑿齒相親善。鑿齒既罷郡歸，與秘書曰：

吾以去五三日來達襄陽，觸目悲感，略無歡情，痛惻之事，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。每定省家舅，從北門入，西望隆中，想臥龍之吟；東眺白沙，思鳳雛之聲；北臨樊墟，存鄧老之高；南眷城邑，懷羊公之風；縱目檀溪，念崔徐之友；肆睇魚梁，追二德之遠，

未嘗不徘徊移日，惆悵極多，撫乘躊躇，慨爾而泣。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，孫堅之所隕斃，裴杜之故居，繁王之舊宅，遺事猶存，星列滿目。瑣瑣常流，碌碌凡士，焉足以感其方寸哉！

夫芬芳起于椒蘭，清響生乎琳琅。命世而作佐者，必垂可大之餘風；高尚而邁德者，必有明勝之遺事。若向八君子者，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，況相去不遠乎！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，百年之後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！

其風期俊邁如此。

是時溫覬覦非望，鑿齒在郡，著《漢晉春秋》以裁正之。起漢光武，終於晉湣帝。于三國之時，蜀以宗室為正，魏武雖受漢禪晉，尚為篡逆，至文帝平蜀，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。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，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。凡五十四卷。後以腳疾，遂廢於里巷。

及襄陽陷於苻堅，堅素聞其名，與道安俱輿而致焉。既見，與語，大悅之，賜遺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與諸鎮書：「昔晉氏平吳，利在二陸；今破漢南，獲士裁一人有半耳。」俄以疾歸襄陽。尋而襄鄧反正，朝廷欲徵鑿齒，使典國史，會卒，不果。臨終上疏曰：

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，不應以魏後為三恪。而身微官卑，無由上達，懷抱愚情，三十餘年。今沈淪重疾，性命難保，遂嘗懷此，當與之朽爛，區區之情，切所悼惜，謹力疾著論一篇，寫上如左。願陛下考尋古義，求經常之表，超然遠覽，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。論曰：

或問：「魏武帝功蓋中夏，文帝受禪於漢，而吾子謂漢終有晉，豈實理乎？且魏之見廢，晉道亦病，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！」

答曰：「此乃所以尊晉也，但絕節赴曲，非常耳所悲，見殊心異，雖奇莫察，請為子言焉。

「昔漢氏失御，九州殘隔，三國乘間，鼎峙數世，干戈日尋，流血百載，雖各有偏平，而其實亂也，宣皇帝勢逼當年，力制魏氏，蠖屈從時，遂羈戎役，晦明掩耀，龍潛下位，俯首重足，鞠躬屏息，道有不容之難，躬蹈履霜之險，可謂危矣！魏武既亡，大難獲免，始南擒孟達，東蕩海隅，西抑勁蜀，旋撫諸夏，摧吳人入侵之鋒，掃曹爽見忌

之黨，植靈根以跨中嶽，樹群才以翼子弟，命世之志既恢，非常之業亦固。景文繼之，靈武冠世，克伐貳違，以定厥庸，席捲梁益，奄征西極，功格皇天，勳侔古烈，豐規顯祚，故以灼如也。至於武皇，遂並強吳，混一宇宙，乂清四海，同軌二漢。除三國之大害，靜漢末之交爭，開九域之蒙晦，定千載之盛功者，皆司馬氏也。而推魏繼漢，以晉承魏，比義唐虞，自托純臣，豈不惜哉！

「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則其道不足；有靜亂之功，則孫劉鼎立。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，當年不制于魏，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；王道不足于曹，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。昔共工伯有九州，秦政奄平區夏，鞭撻華戎，專總六合，猶不見序於帝王，淪沒于戰國，何況暫制數州之人，威行境內而已，便可推為一代者乎！

「若以晉嘗事魏，懼傷皇德，拘惜禪名，謂不可割，則惑之甚者也。何者？隗囂據隴，公孫帝蜀，蜀隴之人雖服其役，取之大義，于彼何有！且吳楚僭號，周室未亡，子文、延陵不見貶絕。宜皇帝官魏，逼於性命，舉非擇木，何虧德美，禪代之義，不同堯舜，校實定名，必彰於後，人各有心，事胡可掩！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，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！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，假之際會，必兼義勇。宣皇祖考立功於漢，世篤爾勞，思報亦深。魏武超越，志在傾主，德不素積，義險冰薄，宣帝與之，情將何重！雖形屈當年，意申百世，降心全己，憤慨於下，非道服北面，有純臣之節，畢命曹氏，忘濟世之功者也。

「夫成業者系於所為，不系所藉；立功者言其所濟，不言所起。是故漢高稟命于懷王，劉氏乘斃于亡秦，超二偽以遠嗣，不論近而計功，考五德於帝典，不疑道於力政，季無承楚之號，漢有繼周之業，取之既美，而己德亦重故也。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曉於今，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。當陽秋之時，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，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，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，命世之君、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，或撫之而光宅，彼必自系于周室，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。況積勳累功，靜亂寧眾，數之所錄，眾之所與，不資于燕噲之授，不賴於因藉之力，長轡廟堂，吳蜀兩斃，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，服魏武之所不能臣，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！

「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，吳魏犯順而強，蜀人杖正而弱，三家不能相一，萬姓曠而無主。夫有定天下之大功，為天下之所推，孰如見推於暗人，受尊於微弱？配天而為帝，方駕於三代，豈比俯首于曹氏，側足於不正？即情而恆實，取之而無慚，何與詭事而托偽，開亂於將來者乎？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。以晉承漢，功實顯

然，正名當事，情體亦厭，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！

「昔周人詠祖宗之德，追述翦商之功；仲尼明大孝之道，高稱配天之義。然後稷勤於所職，聿來未以翦商，異于司馬氏仕乎曹族，三祖之寓於魏世矣。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，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。義未盡，故假塗以運高略；道不正，故君臣之節有殊。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，蓋勳足以王四海，義可以登天位，雖我德慚于有周，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。

「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，不嫌漢之系周而不系秦，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！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，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，豈君子之高義！若猶未悟，請於是止矣。」

子辟強，才學有父風，位至驃騎從事中郎。

徐廣

徐廣，字野民，東莞姑幕人，侍中邈之弟也。世好學，至廣尤為精純，百家數術無不研覽。謝玄為兗州，辟從事。譙王恬為鎮北，補參軍。孝武世，除秘書郎，典校秘書省。增置省職，轉員外散騎侍郎，仍領校書。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，舉為祠部郎，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，欲使百僚致敬，內外順之，使廣為議，廣常以為愧焉。元顯引為中軍參軍，遷領軍長史。桓玄輔政，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，義熙初，奉詔撰車服儀注，除鎮軍諮議，領記室，封樂成侯，轉員外散騎常侍，領著作。尚書奏：「左史述言，右官書事，《乘》《志》顯于晉鄭，《春秋》著乎魯史。自聖代有造《中興記》者，道風帝典，煥乎史策。而太和以降，世曆三朝，玄風聖跡，倏為疇古。臣等參詳，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。」於是敕廣撰集焉。遷驍騎將軍，領徐州大中正，轉正員常侍、大司家、仍領著作如故。十二年，勒成《晉紀》，凡四十六卷，表上之。因乞解史任，不許。遷秘書監。

初，桓玄篡位，帝出宮，廣陪列，悲動左右。及劉裕受禪，恭帝遜位，廣獨哀感，涕泗交流。謝晦見之，謂曰：「徐公將無小過也。」廣收淚而言曰：「君為宋朝佐命，吾乃晉室遺老，憂喜之事固不同時。」乃更歔欷。因辭衰老，乞歸桑梓。性好讀書，老猶不倦。年七十四，卒於家。廣《答禮問》行於世。

【史論】

史臣曰：古之王者咸建史臣，昭法立訓，莫近於此。若夫原始要終，紀情括性，其言微而顯，其義皎而明，然後可以茵藉緹油，作程遐世者也。丘明即沒，班馬迭興，奮鴻筆於西京，騁直詞於東觀。自斯已降，分明競爽，可以繼明先典者，陳壽得之乎！江漢英靈，信有之矣。允源將率之子，篤志典墳；紹統戚籓之胤，研機載籍。咸能綜緝文，垂諸不朽，豈必克傳門業，方擅箕裘者哉！處叔區區，勵精著述，混淆蕪舛，良不足觀。叔甯寡聞，穿鑿王氏，雖勒成一家，未足多尚。令升、安國有良史之才，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。悠悠晉室，斯文將墜。鄧粲、謝沈祖述前史，葺宇重軒之下，施床連榻之上，奇詞異義，罕見稱焉。習氏、徐公俱云筆削，彰善癉惡，以為懲勸。夫蹈忠履正，貞士之心；背義圖榮，君子不敢。而彥威跡淪寇壤，逡巡于偽國；野民運遭革命，流漣於舊朝。行不違言，廣得之矣。

贊曰：陳壽含章，岩岩孤峙。彪溥勵節，摛辭綜理。王悤雅才，虞慚惇史。幹孫撫翰，前良可擬。鄧謝懷鉛，異聞無紀。習亦研思，徐非絢美，咸被簡冊，共傳遙祀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